



当代西方学者对 民主的批判性反思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Democracy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

曲伟杰 著

学术文库



当代西方学者对 民主的批判性反思

A Critical Reflection on Democracy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Scholars

曲伟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的批判性反思 / 曲伟杰著.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19. 2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5201 - 4163 - 5

I . ①当… II . ①曲… III. ①民主 - 研究 - 西方国家

IV. ①D0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17410 号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当代西方学者对民主的批判性反思

著者 / 曲伟杰

出版人 / 谢寿光

责任编辑 / 吕霞云 王京美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 ssap. com. 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3

印装 / 三河市龙林印务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787mm × 1092mm 1/16

印张：14.25 字数：249 千字

版次 / 2019 年 2 月第 1 版 201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163 - 5

定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 - 59367028) 联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大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西方民主的演变历程及其弊端	8
第一节 西方民主的演变历程	8
第二节 西方民主的两大模式	13
第三节 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危机	18
第二章 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哲学基础	25
第一节 现代自我观念及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	25
第二节 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优先性原则	28
第三节 个人主义与社会契约之间的矛盾	46
第三章 经济问题：自由主义民主下的不平等	56
第一节 平等的规范性基础	57
第二节 不平等的具体表现	73
第三节 经济不平等的政治后果	82
第四章 社会问题：西方社会的歧视与内部排斥	98
第一节 民主的实质性内涵：多数人的统治	98
第二节 社会排斥的产生与表现形式	107
第三节 差异政治的局限	120
第五章 文化问题：多元文化主义的诉求及其困境	124
第一节 普遍主义与文化中心论	125
第二节 多元文化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挑战	129
第三节 本土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的冲突	147
第四节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冲突	155

第六章 自由主义民主对政治美德的拒斥	163
第一节 马基雅维里主义对西方民主的影响	164
第二节 个人主义对政治美德的冲击	170
第三节 个体公民的政治美德	182
第四节 西方公民教育面临的困境	191
结 语	197
参考文献	206
索 引	220

导 论

众所周知，西方民主制度产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古希腊。从民主制度诞生之日起，西方人对它的研究、反思和批判就没有停止过。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霍布斯（Hobbes）、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Rousseau）、康德（Kant）、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等许多思想家都是民主制度的批评者。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民主政体是一种“变态政体”，^① 根本不能算作是一种正常的政体。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家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深刻指出，古代人比我们更了解民主制，但是，古代人对民主制并不是顶礼膜拜的，他们认为一种绝对的民主制就像绝对的君主制一样都不是合法的政府形式。因此，柏克才会这样评价：“完美的民主制就是世界上最无耻的东西。”^②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史的背景，美国学者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Jennifer Tolbert Roberts）才会指出，“敌视雅典民主政治的传统”^③ 已经成为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个关键的构件。时至今日，许多西方学者依然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反思现阶段西方民主理论和民主制度的缺点与不足，以期进一步改进民主政治的治理效果。

反思和批判的前提是大量的现实问题的存在。目前，西方国家在发展和治理的过程中遇到了诸多棘手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短时间内又看不到解决的出路，以至于连“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都承认，自由民主制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出现了衰退的趋势。1991年，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开始于1974年的葡萄牙，进而转移到欧洲其他地区、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但是，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37页。

^② [英] 柏克：《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125页。

^③ [美] 珍妮弗·托尔伯特·罗伯兹：《审判雅典：西方思想中的反民主传统》，晏绍祥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1，第2页。

亨廷顿也指出，每一次民主化浪潮之后都会紧随着一波民主化的退潮。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认为，第三波民主化的退潮开始于1999年10月发生在巴基斯坦的军事政变。戴蒙德教授之所以把1999年作为一个转折性的年份，原因就是从1974年以来，拥有超过一亿人口的巴基斯坦是发生民主制度崩溃的最大国家。巴基斯坦的政治变局意味着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许多实行西式民主的国家并不能取得良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效果。“从那之后，在非常有影响力的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尼日利亚和泰国，民主遭受了挫折；而在其他重要的大国，如菲律宾和孟加拉国，民主品质正严重地恶化。”^①近年来，民主衰退的趋势甚至已经在西方国家的内部显现出来。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注意到，当民主在全世界扩散开来的时候，在它的发源地（欧美世界）却正遭受着破坏，“已经建立起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看起来正体验着民主的危机”。^②这其中尤以新民粹主义的崛起为最明显的标志。到了2016年，民粹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词语之一。左翼或右翼民粹主义的双重崛起反映的是西方国家内部在经济基础、社会管理、意识形态等多个问题上处于意见分化状态中。弗朗西斯·福山就指出，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在意识形态上从未像今天这样极端，双方在若干问题上都不具有基本的共识，其结果就是集体决策机制的严重失效。“作为世界上最早最先进的自由民主制的美国，与其他民主政治体系相比，承受着更为严重的政治衰败。”^③因此，对西方民主问题的讨论绝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或理论问题，讨论本身是有着极强的现实针对性的。

综观国内外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对民主政治的观察和分析研究有以下三种常见的研究思路。

第一种，以民主理论的类型分析为中心。这一研究思路通常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展开的，那就是对几种有代表性的民主理论逐个进行分析，从而揭示它们之间的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比如，现在流行于西方的是

^① [美] 拉里·戴蒙德：《民主的精神》，张大军译，群言出版社，2013，第14页。

^② 肖滨主编《中大政治学评论》（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9页。

^③ [美] 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第443~444页。

以下几种民主理论：宪政民主、协商民主、精英民主、参与民主、多元民主等。因此，有许多相关的研究著作是分析这些民主理论的利弊得失的，它们的研究方法是“平行式”的，这样的好处是结构清晰、脉络分明，因为每一种理论都可以单独列为一章。不过，略显不足的是，这样做不太容易让读者把握住民主政治的核心原则，反而会由于作者分析的民主类型过多而让读者有点儿不知所云。

第二种，以人物的思想分析为中心。这一研究思路不同于第一种，它主要是以某一位或几位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为研究重点，归纳出该思想家的核心思想与论证线索。这种研究方法简单清晰，因为我们只要将该思想家的思想理出头绪并加以梳理就基本上完成了研究任务。相对来讲，该方法的论述会相对集中，论域也会相对较窄。不过，这种方法的最大弊端恐怕就在于当我们按照每一位思想家本身的思路走下去的话，我们往往你会发现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因此，不太容易走出这些思想家给我们设下的论述视野，我们甚至会囿于某位思想家的著述而发现不了它本身所可能存在的问题。

第三种，以分析各种民主政治制度为中心。这一研究思路不同于政治哲学的研究方式，它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学的或社会学的分析方式，因而属于比较政治学的研究范畴。其研究的重点往往在于厘清各种各样的具体的政治制度和政治设置，例如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怎么回事，有哪些具体的制度操作？美国民主共和制度是怎么回事，它的众议院、参议院、最高法院到底是如何运作的？总统制和责任内阁制有什么区别？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这种研究方式更多的是一种“标本式”的研究方式，它将当代西方有代表性的国家——研究的标本——的政治制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这些现实的、具体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府政策程序进行大量的抽样调查和数据整理。该方式可以具体而微地对某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做出分析与评判，容易发现制度运行的细节问题，却不太能够从根本上反思与批判民主政治的哲学理念与核心原则。

这三种研究思路各有优劣，研究者可以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研究思路。不过，本书的写作内容与以上三种思路有所不同，本书的主要章节是围绕着“问题”而展开的——通过深入研究当前西方思想界经常讨论的民主政治本身所面临的危机和困境，揭示这些危机和

困境的理论总根源。根据这一思路，我们的研究重点将放在对学理的思考上，着重阐释和挖掘诸多政治现象背后的原则依据，并据此对民主政治做出批判性的反思。为了更好地展开主题，本书的内容安排如下。

首先，我们将简单讨论一下西方民主的演变历程以及当下所面临的若干困境。应该说，当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而人们对民主的理解也大多是由自由主义学说来界定的，此即自由主义的民主模式。关于个人的自由、权利的言说充斥于西方国家的报纸杂志和电视媒体上。自由主义民主的哲学基础是现代自我观念，现代自我观念为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下个人权利和自由的优先性奠定了本体论意义上的哲学基础。作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论依据的社会契约论，该理论所展现出来的便是一种“原子论”意义上的思想图景。在近现代民主制度的辩护者看来，政府与个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政府的任何决策都必须得到公民个人的同意，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必须取得公民的授权。共同体存在的目的就是保障个人的权利，以便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的利益与追求。所有这些都为个人主义思潮在西方社会中的兴起与泛滥准备了必需的条件。本书对现代自我观念的批判从本体论的层面上揭示了当代西方主流的民主模式的缺点与问题。从个人权利与政治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入手，作者指出，建立在现代自我观念之上的权利优先性原则虽然声称自己是天赋人权，但是如果离开共同体的话，这些权利根本没有办法得到实现。

其次，在批判性地分析自由主义民主模式的哲学基础的前提下，本书从经济、社会和文化三个大的方面出发依次探讨了西方民主所面临的难以解决的问题。①在经济方面，最近40年，西方国家的个人财富和收入差距呈现日益拉大的趋势，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经济全球化在给全世界带来财富增长的同时，其效益并没有惠及全体民众，从而导致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的崛起。在经济不平等的背景下，西方社会难以避免党派政治和金钱政治的深度影响。②在社会方面，本书对民主的实质性内涵——多数人的统治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在今天，多数人的暴政不再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常态，但是，由于身份认同上的差异和不可调和，当多数人与身份认同政治绑定的时候，现代民主制依然会出现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社会排斥，这种排斥在一些民主国家可能表现为显性的压制，而在另一些国家则表现为隐性的歧视。由此出发，

本书还讨论了用于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差异政治的局限性。③在文化方面，本书反思了自由主义民主模式所预设的普遍主义理念的不足，进而研究了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多元文化主义对普遍主义的挑战。多元文化主义是当代自由主义者所推崇的重要思想资源之一，它的理论基础是特殊主义的哲学立场。在特殊主义立场的支撑下，多元文化主义在保护少数群体的权利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具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的移民群体的大量涌入，多元文化主义遭遇到难以解决的困境。

最后，自由主义民主通常会忽视政治美德的重要性，而这一点已经被部分西方学者所纠正。建立于现代自我观念和个人主义原则之上的民主政府并不能有效地保护和捍卫它所承诺的个人权利与自由。因为奉行个人至上的民主政府很难激发起公民参与政治活动的热情，也很难培养出具备充分的政治美德的公民，而失去了这些重要的政治条件，民主政府便很难健康而稳定地运作下去。在这一前提下，忠诚、责任、爱国等政治美德有必要得到充分的肯定。为了在当代社会确保足够的政治参与和培养出良好的公民政治品格，教育就是不可或缺的。公民政治品格的塑造有赖于一种重视人文素质的教育体系，而绝不能仅仅依赖工具性的专业学习。在商业浪潮和专业分工的双重压力下，当代西方公民教育同样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困难。

事实上，当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面临的各种困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自由民主制下个人主义思潮的兴盛与滥用。因此，西方学者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从总体上讲都是对“原子式”的自我观念的批判。从特殊主义的立场出发，既然伦理—文化共同体对于个人来讲是构成性的，而每一个共同体都承载着各自不同的历史传统、价值观念和文化信仰，那么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就无法主张一以贯之的普遍性。民主作为一种价值理念是能够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但是实现民主理念的政治制度本身则应该根据各国的特殊的文化传统和具体的具体情况而定，并不适用一种单一的制度标准。在此前提下，东西方在进行交流的时候，应该采取彼此承认、彼此尊重的和平对话的态度，通过更多的跨文化交流与对话谋求达成一定程度上的“非强制性共识”，这才是值得我们认真去追求的。

为了使观点的论证和结论更有说服力，本书对民主政治的反思与批判

并不是采取一种“局外人”的立场，而恰恰是从“局内人”的角度出发的。在文献材料的选取上，我们所依据的主要文献材料是当代西方学者从西方思想传统的内部出发对自由主义民主所做的批判。围绕着当前西方民主政治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所有相关的文献材料都会被有机地纳入其中，而不仅仅依赖于某一思想流派的论述。即便是新自由主义的代表性思想家，他们也对西方民主政治有所反思，他们的一些有特色的反思同样会被吸收进书稿的内容当中去。当然，法兰克福学派、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共同体主义、共和主义、英国新左派、保守主义等都更多地论证了自由主义民主的缺陷与不足^①。对于这些思想流派的学者——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G. A. 柯亨（G. A. Cohen）、斯蒂芬·卢克斯（Steven Lukes）、安东尼·吉登斯、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艾丽斯·M. 杨（I. M. Young）、戴维·米勒（David Miller）、贝淡宁（Daniel A. Bell）、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等——的作品，笔者在援引时都进行了研究和提炼，围绕本书的总体结构和章节安排，把他们的观点分别纳入对各种问题的讨论之中，而并非着眼于详细介绍和分析某几位思想家的整全性的思想。不同于上述思想流派，西方学界还有一批专门从事民主理论研究的学者，比如罗伯特·A. 达尔（Robert Alan Dahl）、乔万尼·萨托利（Giovanni Sartori）、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弗兰克·坎宁安（Frank Cunningham）、约翰·基恩（John Keane）、艾米·古特曼（Amy Gutmann）、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拉里·戴蒙德、塞缪尔·亨廷顿等，影响很大，他们的一系列研究成果自然也会被重点加以引述。

除此之外，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同样会被借鉴和采纳，尤其是他们发表在期刊丛刊、报纸杂志上的文章。这些成果往往聚焦当下西方国家正在面对的社会问题，因此现实针对性更强，更富有时代气息。其中，中国学者对西方社会的经济不平等问题、政治献金问题、“狗哨政治”、2016年美国大选的社会背景以及“另类右翼”（或者说“新民粹

^① 笔者虽然对法德后现代诸左翼流派以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等均稍有涉猎，但是由于语言方面的客观原因，还没有达到能一窥其堂奥的程度，因此无法对这些十分重要的左翼流派的思想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主义”）大规模兴起问题的跟踪研究，对本书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论证启发很大。

本书注重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深入解读与对民主政治的反思批判结合起来，其目的是探寻马克思的诸多重要思想对当代西方政治文化的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启示和意义。在西方思想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对近现代西方政治制度提出了全面而系统的批判。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1卷）、《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方面面都做了深刻的批判，对后世的影响极大。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这样说过：“我选马克思是因为现在他不被认真看待，我觉得懂得他的思想是很好的，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民主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①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是当代最重要的共同体主义思想家之一，他在接受采访时说过：“我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我接受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大多数论述……没有马克思，我们不会理解当代社会生活。”^②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所蕴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资源构成了西方学者解剖西方民主政治的一项重要的理论依据。如何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思想资源和认清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现实意义依然是摆在全世界学者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① [美] 约翰·罗尔斯等：《政治自由主义：批评与辩护》，万俊人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第246页。

② [美]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张言亮：《论道德相对主义——麦金太尔访谈录》，载万俊人主编《清华哲学年鉴》（2008），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第21页。

第一章 西方民主的演变历程及其弊端

通常，我们在谈及西方民主的时候都会联想到普选总统、代议机构（国会）、三权分立、两党多党等政治设置上的特点。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最小限度的民主定义”^① 这一概念，将民主分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第一，政党的多元化；第二，具有开放而自由的选举，具有投票资格的公民都可以行使投票权；第三，具有宪法和一整套的法律来保护完整的公民权。吉登斯的这一定义基本上是着眼于民主的制度层面的，这也可能代表了今天的人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般理解。

正如美国当代著名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指出的那样，没有一种真正的民主理论——而只有各色各样的民主理论。换句话说，在“民主”这一问题上，思想家们存在许多不同的思路。为了厘清民主概念的内涵，深入地了解一下它的演变历程也许是必要的。

第一节 西方民主的演变历程

从古至今，西方民主——无论是理论还是具体的制度设计——都经历了非常大的变化，仔细研究它的来龙去脉对厘清我们的诸多认识是很有裨益的。探讨民主这一概念本身的演变史就必须从西方民主政治的源头——古希腊的民主实践说起。

“民主”（democracy）一词源于希腊文，它由两部分构成：“demos”与“kratos”。“demos”（音译为“德谟”）的希腊文原义为“乡村”或“坊社”，其第二层含义便是“平民（或村民）”，意即村社中的居民^②；“kratos”的希腊文原义是“统治”。因此，民主的最初含义就是指平民的统治。就民主这一概念的直接起源来讲，它始于公元前509年克里斯

^① 肖滨主编《中大政治学评论》（第4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7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211页。



提尼（Cleisthenes）在雅典进行的改革。克里斯提尼改革的核心内容是将雅典公民由氏族编制改为地区编制，这样就容易打破地方贵族的传统家族势力，有利于提升平民在城邦中的政治地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里斯提尼把雅典全境分为城区、海港区和郊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再分成 10 个“三分区”，然后用抽签的方式从这三个部分中分别抽出一个三分区，合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的部落，这样整个雅典地区便被重新编为 10 个部落，而那些古老的家族势力便被分散在这 10 个不同的部落当中，贵族势力得到了非常大的削弱；另外，在每个三分区中包含着数目不等的村社——“德谟”，雅典全境总共有 139 个，这 139 个德谟是城邦的基本组成部分。凭这种社会基础结构建立起来的政体，就被人们称为民主政体，而“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是雅典民主最终形成的标志”。^①

民主的最初含义既然是指平民的统治，那么这样的一种统治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应该说，古代雅典的民主政治与当代西方世界的民主政治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古希腊民主政治主要有以下三点特殊之处：第一，雅典民主没有选举产生的政府，大多数的官员都是采用随机抽签的方式产生的；第二，雅典民主不是代议制，它实行的是公民直接参与；第三，雅典民主没有政党。^② 这三条概括确实道出了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特征——直接民主、抽签制及惧怕党争。

首先，直接民主典型地体现在公民大会的运作当中。公民大会是雅典城邦的最高权力机构，它可以对涉及城邦政治生活的大部分事务进行讨论和表决，该机构并不是由人们选举出的议员组成的，而是全体公民都能够参加的大会。换句话说，城邦中的每个公民都有权在公民大会上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并参与表决，这与今天西方所实行的代议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因此，雅典民主的一大特征就是重在“参与”。其次，在雅典人看来，选举并不是体现民主的手段。因为如果城邦实行的是选举法，那么那些有才能、有名气或财产较多的人被选任的机会就很大，这不利于全体公民之间的机会均等。实际上，在雅典，除了十将军和其他少数要职外，绝大多数的官员都是从年满 30 岁的公民中经过抽签随机

^① 晏绍祥：《世界上古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第 185 页。

^② 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第 10 页。

产生的。例如雅典城邦的另一个重要的政治机构五百人议事会中的议员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产生的，其具体的做法是，城邦中的 10 个部落分别按抽签的方式各自选出 50 个人，然后合在一起便组成了五百人议事会。由此可见，雅典城邦所实行的抽签法与今天西方世界许多国家所实行的竞选制度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后，整个希腊都十分反对党派纷争，在他们看来，竞争的结果不会是其他，只能是城邦的毁灭。城邦一旦发生竞争，那么陷入竞争的人们就会“既不受正义的限制，也不受国家利益的限制；他们唯一的标准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① 因之，竞争便直接导致了城邦中公民品德的普遍堕落。希腊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竞争，困扰着希腊的党派纷争主要是围绕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这一主线进行的。公元前 6 世纪的梭伦（Solon）改革是平民与贵族之间进行政治斗争的直接结果，前面提到的克里斯提尼改革的动因也可以归结为平民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可以说，平民与贵族之间此起彼伏的政治斗争贯穿雅典民主政治的始终。

上述三条概括说明的是雅典民主的特征，而非其本质。那么，什么样的政体才会被古希腊人界定为民主政体呢？民主的第一层含义是雅典的“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② 这是它被称为民主政治的根本原因。这一阐发应该说也是人们对民主的最普遍的理解，即民主代表着“多数人的统治”。亚里士多德在谈及民主政体的时候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指出，民主政治具有一个特别观念就是“主权属于多数”^③。直到今天，人们关于民主的最基本的理解依然遵循着“多数人的统治”这一思路，比如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获得选举人票数多的候选人就是最终的胜出者。不过，同样是多数人的统治，古希腊人的理解和我们现在的理解还存在比较明显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政体的界定是由自由而贫穷的，同时又是多数人所统治的政体。此处所说的“多数人”明显地是指城邦中的穷人，只要以穷人为统治主体的政体一

^①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 269～270 页。

^② [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上），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2004，第 147 页。

^③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2009，第 281 页。

定是民主政体。所以，在古希腊，“平民的统治”也可以等价于“大多数穷人的统治”。民主的第二层含义是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权利，很明显，雅典民主的这一层含义指涉的是城邦的法治与公民权的问题。这里所说的“每个人”并不是指雅典城邦中的所有人，比如城邦中的奴隶、外邦人和妇女就不具有同正式公民一样的权利。而这里所说的法律上的平等则主要是指公民都具有同等的社会和政治权利，这也是雅典式的“直接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这种直接民主模式要求的是全体公民参加集会，直接行使自己的权利，献身于城邦的公共事务中。美国著名政治思想家萨托利就认为雅典民主具有“面对面”的性质，他说：“在那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并肩共事，面对面互相协商。”^① 在解释平等的公民权所可能具有的政治作用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认为，如果一个城邦中的大群的穷人被排斥在公职之外，就等于在城邦内保留了大群的敌人，因此，平等的政治参与权本身也是巩固城邦政治基础的一项重要原则。民主的第三层含义涉及公民的日常生活方式问题。在私人生活中，雅典人是自由而宽恕的，他们在工作完毕的时候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自己的精神；并且在一年的时间内，城邦有各种定期的赛会和祭祀，在参加这些活动的时候，人们会忘记自己的忧虑。从表面上看，伯里克利（Pericles）在这里由对雅典城邦的制度层面的描述进入了对雅典人日常优雅生活的赞美，实际上他所要做的是通过赞美雅典城邦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来反衬出雅典民主制度所具有的优越性。从公民私人的日常生活是不是自由、平静和丰富的角度来看待民主，也是理解希腊民主的一个重要的维度。

总之，民主在希腊人那里主要有三个比较重要的含义：其一，民主意味着多数人（主要指平民）的统治；其二，民主意味着全体公民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抽签法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其三，民主意味着公民在私人生活上的自由和不受干涉。亚里士多德在总结民主政体的宗旨的时候认为，“自由”与“人人应不受任何人的统治”是民主政体的两大宗旨。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自由”主要有两个层面的含义：自由

^① [美]乔万尼·萨托利：《民主新论》（下），冯克利、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第431页。